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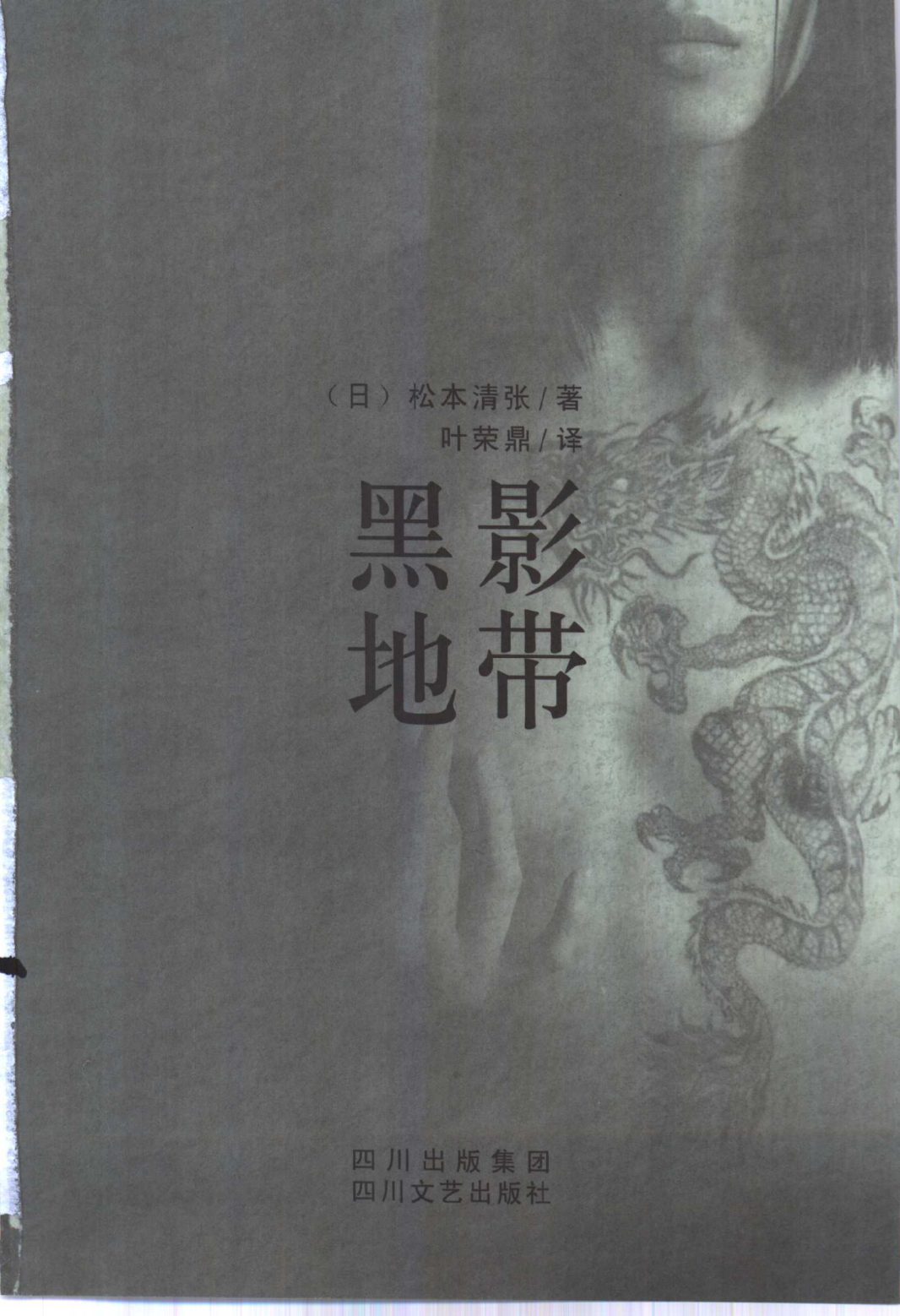
松本清张

日本纯文学作品奖「芥川奖」第28届得主
开创用推理手法撰写纯文学作品的先河

(日) 松本清张 / 著
叶荣鼎 / 译

影带 黑地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日) 松本清张 / 著
叶荣鼎 / 译

影带 黑地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影地带/(日)松本清张著;叶荣鼎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5

ISBN 7—5411—2362—5

I. 黑... II. ①松... ②叶...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5302 号
KAGE NO CHITAI
BY MATSUMOTO SEICH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04—022 号

黑影地带

HEI YING DI DAI

作 者 (日)松本清张
译 者 叶荣鼎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冯琳等

书 号 ISBN 7-5411-2362-5/I · 1983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3 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85910167



作者简介

松本清张 日本福岡人，著名作家，先后创作了逾千部脍炙人口的短篇和长篇纯文学小说。相继获得《朝日周刊》征稿活动三等奖、直木奖提名、第28届芥川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5届日本记者会议奖、第1届吉川英治文学奖、第18届菊池宽奖、第29届NHK广播电视文化奖和1989年朝日奖等日本文坛颇有影响的大奖。他为日本纯文学和侦探推理文学的结合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为纯文学的生存和侦探推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吹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风。他在日本拥有不计其数的读者，并与紫式部、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日本文豪并肩进入日本前十名作家行列。



叶荣鼎 上海人，著名翻译家，在日本获得硕士学位，现任中国译协全国理事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2004年任第18届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的评委。主研究日汉翻译学、日本文学、日语语法及其结构，兼研究日本文化、日本经济、日本经营和日本环境教育等。

从1983年起发表中短篇日本文学译作100多篇和书评30多篇，出版文学、科技译著75卷，翻译字数逾800万。代表译著有《江户川乱步小说全集》46卷，松本清张的《彩色的河流》，森村诚一的《东京空港杀人案》，内田康夫的《天河传说杀人事件》等。

荣获2000年国际APPA金奖、上海市翻译家协会荣誉证书。先后应邀在华东师大等大学举办“翻译学与学翻译”讲座。

日本第 28 届芥川奖得主 松本清张及其力作《黑影地带》

松本清张，日本著名作家，曾荣获日本文学界最有影响的芥川奖，是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平民作家。在日本文坛，他与紫式部、松尾芭蕉、夏目漱石、森鸥外、官泽贤治、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等大文豪齐名，出现在前八名行列。

松本清张创作的作品多样化，并且个性鲜明。他主张创作应由主题来决定写作形式和表现方法，他还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是属于大众的，无论纯文学作品还是通俗文学作品，检验基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作品是否拥有广大读者以及能否流芳百世。

综观他的小说作品，博采众长，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翻开了日本文学多元化的新篇章，为日本文学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松本清张创作的作品注重社会性，着重揭露日本上层的黑暗内幕，诉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薪阶层的疾苦。

松本清张的作品还有一最大特点，即把侦探推理与纯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述的空间扩大到日本的全国各地，不仅地点和方位描写得一清二楚，就连列车、电车的时刻表以及中途停靠的站名和周围情景都交代得与实际不差分毫，可见他严谨踏实的创作态度。

1971 年至 1974 年期间，他出任日本侦探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为创新采用侦探推理手法撰写文学作品的新型创作模式和使纯文学以及推理文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作出了不可磨

天的贡献。在他的家乡北九州市小仓北区，建有豪华的松本清张纪念馆和庄严的纪念碑。

《黑影地带》有二十多万字，是其创作生涯中炉火纯青的巨著之一，不仅社会性、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极强，而且，故事性和结构都极其严密。截至2000年，已在日本第55次印刷，赢得不计其数读者的青睐和评论家以及同行的高度评价。

《黑影地带》描述了某国会议员先后与多个情妇姘居，而结果受其中一情妇引诱陷入政治劲敌设下的圈套死于非命。同时，小说歌颂了主人公的纯洁爱情。他为帮助女友摆脱犯罪泥潭，不料被卷入酒吧妈妈桑和国会议员失踪案。为查明真相而出生入死，历经劫难，最终破获杀人团伙，自己也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松本清张生于1909年10月21日，是日本福岡县企救郡板柜村（现改为北九州市小仓北区）人，逝于1992年8月4日。从小家境贫寒，只上过小学。15岁那年毕业于板柜寻常高等小学（现改名为清水小学）。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川北电器有限公司小仓办事处和高崎印刷厂。

20岁那年，因与文学同仁宣讲无产阶级理论杂志被列为红色人物关押在小仓警署，拘留了十多天。释放后，相继在福岡市鸟井印刷厂和《朝日新闻》报社九州分社广告部工作，直到33岁那年才转为正式职工。可一年后被强行服役去朝鲜战场，36岁时即1945年回国。

41岁那年，松本清张参加了“周刊朝日”主办的百万人小说征稿活动，以小说《西乡札》荣获三等奖，崭露头角。仅隔了一年，他的小说《为石花菜》闪亮登场，获次席推荐奖。又隔了一年，他创作的《小仓日记》脱颖而出，被刊登在当时著名的《三田文学》杂志上，在日本文坛引起了震撼。并且，该作品于第二年荣获日本文学界最有影响的芥川奖（第28

届)。同年，他被推选为日本宣传美术协会九州地区委员。44岁那年被调至《朝日新闻》报总社工作，可三年后即47岁那年，松本清张毅然辞去了《朝日新闻》报社的工作，以写作谋生正式步入创作文坛。

在长达40年的作家生涯中，松本清张先后创作了逾千部脍炙人口的短篇和长篇作品，还撰写了许多评论。松本清张的文学作品多样化，内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拥有广大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和不同层次的读者，相继获得“周刊朝日”举办的百万人小说征稿活动三等奖、第28届芥川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5届日本记者会议奖、第1届吉川英治文学奖、第18届菊池宽奖、第29届NHK广播电视文化奖和1989年朝日奖等在日本文坛颇有影响的大奖。

松本清张虽只上过小学，可他勤奋好学，酷爱读书，迷恋于国内外纯文学名著和国内外侦探推理小说。功夫不负有心人！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他，终于以一鸣惊人的力作《点与线》刷新了日本的侦探推理文坛，开创了社会派侦探推理文学。之后，他又相继创作了《眼壁》《日本的黑雾》《彩色的河流》《深层海流》《黑影地带》《黑色福音》《黑点漩涡》和《现代官僚》等作品，在日本文坛独领风骚，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日本侦探推理文学和纯文学有机结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名作《点与线》《砂器》和《日本的黑雾》，曾在我国轰动一时，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叶荣鼎

目 录

第一章 漂亮女人.....	1
第二章 不期而遇.....	35
第三章 惊天大案.....	70
第四章 奇怪的混凝土碎片.....	118
第五章 神秘的湖畔.....	158
第六章 陷 阱.....	202
第七章 吻 别.....	242
第八章 绝路逢生.....	299
译后记	325

第一章 漂亮女人

在福岡的板付机场，田代利介乘上了十二点五十分起飞的日航客机。离开陆地飞行没有多长时间，飞机来到了九州上空。这时，田代利介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后脑勺靠在座椅靠背上酣睡起来。十天里，他绕九州转了一圈太累了，辗转了别府、宫崎、鹿儿岛和云仙等训练营地，为正在那里参加集训的职业棒球队摄影。他虽然年轻，却对最受日本年轻人青睐的棒球不太感兴趣。

这一次，他特地从东京赶来九州拍摄照片，是受杂志社的委托。他是被誉为有独特才能的专职摄影师，技术功底扎实，擅长捕捉对象瞬间表情，拍摄作品里的老到视角博得了很高的评价。“手法新颖！”“他拍摄的照片里，最主要是将艺术性和敏感的社会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众多靠技术吃饭的专职摄影家中间，田代利介的摄影称得上鹤立鸡群。”

这些评价，来自于评论家和杂志编辑。田代利介是专职摄影师，不属于出版社编制，也不属于杂志社编制。最近，他的名气越来越响，加上技术出众，成了各企业竞相拉拢的大红人。今年一月，他步入了三十二岁行列，然而还是单身汉。

近来，除月刊杂志外，周刊杂志都各自在大量增加照相凹版彩页方面下大力气，除铅字排版外，都把重点放在令读者愉快的彩页上。因此，照相凹版彩页成了每期杂志的竞争焦点。根据摄影师们擅长的摄影能力，被有趣地分为女性类摄影师和社会类摄影师。也就是说，专门拍摄女性裸体照的，

称为女性类摄影师。可是田代利介对女性摄影没有什么兴趣，而对捕捉社会现象进行摄影倒是饶有兴趣，属于社会类摄影新人。

在飞机上，田代利介不知不觉地竟然睡了两个小时。尽管睡得很熟，可放在大腿上的大背包却被他抱得紧紧的，真让人佩服。那包里，装有三架爱不释手的照相机和摄影辅助器材。

天空晴朗，发动机不时传出单调的轰鸣声。飞机一点也不摇晃，乘客们都睡得很死。“各位乘客，本次航班现在已经飞到了伊势湾上空。”客舱里响起了空姐带鼻音的甜美声音，接着空姐又用英语重复了同样的内容。田代利介猛地从熟睡中醒来，揉了揉眼睛从窗口朝下俯视，那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

他的后脑勺又靠在座椅靠背上，眼睛又眯了起来。所有座椅上都有客人，大约四五十个吧。他认为乘飞机的都是忙人，能聚集在这里是缘分。稍稍环视了一下客舱，几乎都是中年以上的男乘客，妇女乘客只有五六个。飞机乘客与列车乘客不同，其特征是相互间不太交流，自顾自，有看杂志的，有睡觉的，有的则从圆形窗向外俯视大地。

田代利介的位置接近机舱的中段，机翼遮挡得难以眺望窗外风景，不过，由于工作需要已经多次往返于这条航线，对窗外的眺望已经没有什么兴致了。

到达东京后又要忙了！田代利介心不在焉地思索眼下正在进行的三份工作。这架飞机是下午四点到达羽田，事先已经通知木崎助手在羽田空港等候，他一接过自己拍摄的胶卷就立刻坐车回工作室冲印。田代利介还打算利用两三个小时去银座背后的酒店喝酒，在外地转了十天，疲劳的旅途结束后也该享受享受。

他眺望窗外，大海已经被崇山峻岭取代，远处空中的阿

尔卑斯山脉闪烁着银光。由于天空晴朗，视线可以延伸到高空，木曾山脉的御岳山轮廓也因晴朗而一目了然。是呀，下个月应该去湖畔转圈啰！木曾山脉出现在眼前，田代利介又在思考工作。按照《文声》杂志的策划，打算把全国的主要湖泊印制成照相凹版彩页。

因为要忙于这样的策划，整整一年里出差任务一个接一个，不过去湖畔出差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这对于他来说是愉快的，比起去多个职业足球训练基地出差来，在诗情画意陶冶情操方面强许多，显得兴致勃勃。

“各位乘客，你们的左侧能看见富士山。”日语广播结束后，又传来空姐用英语重复的同样内容。圆形窗外，出现了早春里富士山英姿勃勃的姿态。田代利介突然想起该为它拍一张照，于是从大背包里取出照相机，把粗圆筒形状的广角镜装在上面，站起来朝后舱走去，其目的是寻找有利于摄影的最佳窗口，可是最佳摄影窗口那里坐着一位正在低头看报、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乘客，身着黑色西装，头戴黑色帽子，侧脸朝着走廊。

田代利介踌躇起来，倘若窗边位置的乘客是男的，即便正在睡觉，他也会上前推醒，请那位乘客稍稍挪一下身体，然而偏偏那里坐的是女乘客。刹那间，田代利介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在他犹豫时，飞机速度毫不客气地将富士山移到了窗前位置。

如果再不迅速拍摄，富士山景色就会被飞机抛向身后。凑巧的是，今天富士山的洁白里有山壁的阴影部分，轮廓清晰，富有气势磅礴的立体感。田代利介的踌躇，最终还是被强烈的拍摄意欲战胜了。

“不好意思。”他用手搔了搔没有油味的干乎乎长发，“借个光，我想拍摄富士山……”

于是，坐在窗边的女乘客将视线从书本朝上移到田代利

介的脸上。这时，她的嘴里似乎“哦”了一声，猛地转过脸朝着窗外，接着转过脸说：“请！”说完为了不妨碍照相机拍摄，背部向前朝下稍稍弯曲。

“对不起！”田代利介将广角镜朝向窗口，为了稳定最佳位置，必须请坐在靠走廊座位上的乘客，也就是与年轻女乘客坐在一起的男乘客稍稍移动身体。男乘客身材矮胖，肩膀宽而结实，年龄三十四五岁，好像正在看周刊杂志之类的读物。

“不好意思。”田代利介也求男乘客帮忙，可他根本就没转过脸来，不过身体还是微微挪动了，不情愿地摇晃脑袋，脸上是无可奈何的表情。

“谢谢！”田代利介又鞠躬致礼，一窥视取景器，被映入两百毫米广角镜头里的富士山转眼间临近眼前，苍穹辽阔，深色滤镜将背景褪成了黑色，使洁白的富士山非常明显地屹立在镜头里。田代利介连续五六次按动快门，传出喀嚓喀嚓的响声，接着眼睛离开照相机，欲朝给自己提供方便的男女乘客说谢谢之类的话。“请问，你那照相机镜头能把富士山放大许多倍吗？”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乘客注视着田代利介手上圆筒状的广角镜。

“是的，可以放大许多倍。”田代利介手持照相机答道。

女乘客睁着大而黑的眼睛望着他，充满好奇的目光，柔情似水的脸上还残留着稚气，那般神情更显露出她那孩子般的好奇心。“能不能借给我看一下呀？”女乘客微笑着说。旁边的矮胖男子捣了一下女乘客的胳膊肘，似乎是制止她没有礼貌的举止，脸上浮现出很不愉快的表情。田代利介看到矮胖乘客的表情，不由得与他唱起了对台戏。

“行啊！请！”他说着主动将照相机递给女乘客。

“好重！”女乘客把装有长筒广角镜的照相机拿在手上说，脸上笑容可掬的。田代利介从上朝下俯视着她，觉得她脸上的笑容阳光而且灿烂，于是视线像情不自禁紧盯着被摄影对

象那样射在她的脸上。这时，女乘客的眼睛赶紧凑到照相机上朝着窗户。“啊哟，大极了！”她嚷道，“好美啊！富士山好像就在眼前，真雄伟啊！”

此刻，富士山的位置已经移到女乘客很后边的地方，她的脑袋也随之朝后扭动。因为穿戴的是黑色帽子和黑色衣服，后颈脖子的发际处的肌肤显得更加洁白。

“有灰蒙蒙的颜色！”女乘客小声地说。那是高兴的声音。

田代利介看着正在窥视照相机的女乘客，不禁回忆起电影《后窗》里的某个场面，凑巧她赞扬该情景，自己脸上也堆起了微笑。坐在旁边座椅上的男乘客，满脸苦不堪言的表情，虽然眼睛朝着周刊杂志，可杂志内容似乎并没有往心里去。这，只需看他的表情就可以一清二楚。

“咦，这对男女乘客究竟怎么回事？”田代利介思忖。他俩看上去不像夫妻，也不像情侣，可能是兄妹吧？假设他俩是兄妹，却没有半点相像的地方。男人颧骨高，嘴唇厚。

“你看吧！”女乘客的眼睛离开照相机，劝说旁边的男乘客用照相机欣赏富士山。但那男人像田代利介预料的那样摇了摇头，脸上紧绷着的表情似乎示意说，快把照相机还给机主。

“衷心感谢！”女乘客把简直重得捧不动的照相机递给田代利介。刹那间，田代利介似乎觉得她漂亮的眼睛会说话。

田代利介回到自己座位后把照相机放回背包，做好随时背在肩上的准备，然后在胸前交叉着胳膊眺望窗外，飞机正在伊豆半岛的上空。女乘客长得太美了！他的眼前浮现出刚才借照相机的女乘客的模样。这时快傍晚了，海面被抹上了一层淡红色。

那男乘客到底是什么人？他又开始在大脑里琢磨。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侣，更不像是兄妹……他按这样的顺序反复思索着。那么，大概是那女乘客的姐夫吧？！他有了新的想法，

而且觉得这想法是最贴切的。可是由于察觉到男乘客的讨厌眼神在警惕自己，心里感到不快起来。是东京人还是九州人呢？这架飞机是从福岡的板付机场起飞的，那对男女乘客当然也是从那里上飞机的，然而女乘客说话是东京口音。

“各位旅客，再过十分钟左右，本架飞机将降落在羽田机场，请大家系好座椅上的安全带。”接着，空姐在广播里用英语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内容。这时飞机螺旋桨的声音变轻了，神奈川县的海岸线在飞机下面朝后缓缓飘动，田代利介对女乘客的思绪随着海岸线飘荡而变得浮想联翩起来。他拿出笔记本，看着从明天开始的工作日程表，嗨，工作排得满满的。

工作日程表里，有趣的是围绕湖畔风景拍摄，也称得上半休息半工作。他打算用一半时间去各地轻松地走一回。这当儿，田代利介的眼睛里已经映入白云和雪山倒影的山湖情景，紧接着是渐渐变大的羽田机场大楼。飞机开始盘旋，东京湾水面上的汽艇和小船也由小变大，飞机与跑道的距离也变近了。

飞机降落在跑道上滑行片刻后在机场大楼跟前停下，旅客们站起来，客舱里随之嘈杂声四起。空姐打开客舱门，用微笑欢送旅客下机。田代利介希望再看一眼女乘客，但刹那间发生胃痉挛疼痛只得作罢。他跟在大胖子外国人身后，肩扛几件道具沿走廊朝出口走去。

“师傅！”迎接人群里跑出木崎助手，他眼睛里射出的是喜悦的目光。

“噢，辛苦你了！”田代利介说完，把装有道具的背包交给他。

木崎助手是职业摄影师的打扮，头戴贝雷帽，身穿夹克衫，把田代利介递给他的大背包高高兴兴地挎在肩上。“先生，九州好吗？”木崎模仿大人问话的语气。

“嗯！”田代利介嘴里哼了一声后停下脚步，与此同时把烟

叨在嘴上点燃火，其实他是打算从身边拥向出口的乘客中间寻找在飞机上遇见的女乘客。然而，她不在前面的人群里，好像还在很后面。

“先生，我已经让车停在门口了。”木崎助手这么一说，田代利介无可奈何地迈起步来。

“九州那里暖和吗？”木崎助手继续问，好像隔了好久才见到师傅似的，脸上兴高采烈的表情，也不知怎么的，话好像问不完似的。

“是啊，尽管九州，可也是在南面啊！”田代利介尽量慢腾腾地经过候机室，朝着大门走去。他想在这里回头看一眼身后，可转而一想觉得还是再过一会儿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如此惦记那位年轻的女乘客。

“长岛和广冈的情况怎么样？”喜爱棒球的木崎助手想问职业棒球运动员的情况。

“嗯，好像打得不错！”田代利介对棒球不太有兴趣，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西铁职业棒球队已经去岛原了吧？稻尾运动员的肩伤怎样啦？”

田代利介为拍摄睡眼惺忪的稻尾运动员和他的投球动作，用去了大约三卷左右的胶卷，但是不知道他的肩伤是不是已经痊愈。“球投得很好！”田代利介精神饱满地答道。

“见到主教练了吧？！他说到目标是夺冠军的话题了吗？”木崎助手的提问没有个完。这时他俩来到机场大门，木崎助手举手示意，那辆包租车像飞机滑行那样徐徐驶到他俩跟前。

“请！”司机打开车门。田代利介孤注一掷地转过脸朝后看，女乘客和男人总算出现在眼前，刹那间，身着黑西装的女乘客与他的目光面对面地交织在一起，微笑着向他示意，好像是在感激他借照相机给自己。在她的五官里，还是那双迷人的眼睛给人的印象最深。他微微点头后视线移向她旁边的

男伴，他也清楚意识到那位男伴满脸不愉快的表情。男伴身材矮胖，高颧骨，脸色红润，他目光锐利地瞟了一眼田代利介后便催促女伴快走，随后喊了一辆出租车。

“先生。”木崎助手问正在发愣的田代利介，“您认识刚才那个年轻女人吗？”

“不，不认识，只是刚才在飞机上见过。”田代利介一边弯腰坐进出租车一边回答。

“长得真漂亮！飞机族女人就是不一样。”木崎助手随后上车，感叹地主动对田代利介说。

“哪里不一样？”

“是身份！有钱呗！”

“也不是那样。我没钱，不是也乘飞机吗！”

“先生乘飞机是做生意！而女人不同！”出租车启动后离开羽田机场，沿轻轨道路朝品川驶去。田代利介乘坐在车上，还在琢磨刚才那个年轻女人的身份，既不能视她为富家小姐，也不能视她为酒吧女，总觉得她温文尔雅。然而男乘客到底是她的什么人？他好像意识到自己在故意接近女人后高度戒备起来。

片刻，出租车驶过品川后渐渐接近都市中心，天色已经黄昏，街道灯火犹如海上一望无际的点点渔火不时地朝车头涌来。田代利介近来一直在农村巡回拍摄，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领略东京夜景而内心激动不已。平日里没这么想过东京，此时却觉得它不愧是一流大都市。

“木崎君。”田代利介喊木崎助手。

“师傅，什么事？”

“你就坐这辆车径直去工作室做冲印准备工作吧，快去！”

“好的，那师傅你呢？”

“我途中下车去银座，然后步行回工作室！哎！需要冲洗的胶卷一共有三十二卷，千万别弄丢了哟！”他在田村町下车